

旅行箱的故事

黑色大地上，十四个孩子，他们的旅行箱和他们的故事

Refugee children Reclaim Their identities

著 / 格莉妮丝·克蕾契蒂 (Glynis Clacherty)

黛安娜·薇芙琳 (Diane Welvering)

和旅行箱故事的诉说者

译 / 林丽冠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Glynis Clacherty and the Suitcase Children 2006 (text)
Frist published in 2006 by Double Storey Books, an imprint of Juta and
Company Limited, South Afric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旅行箱的故事：黑色大地上，十四个孩子，他们的旅行箱和他
们的故事 / 克蕾契蒂等著；林丽冠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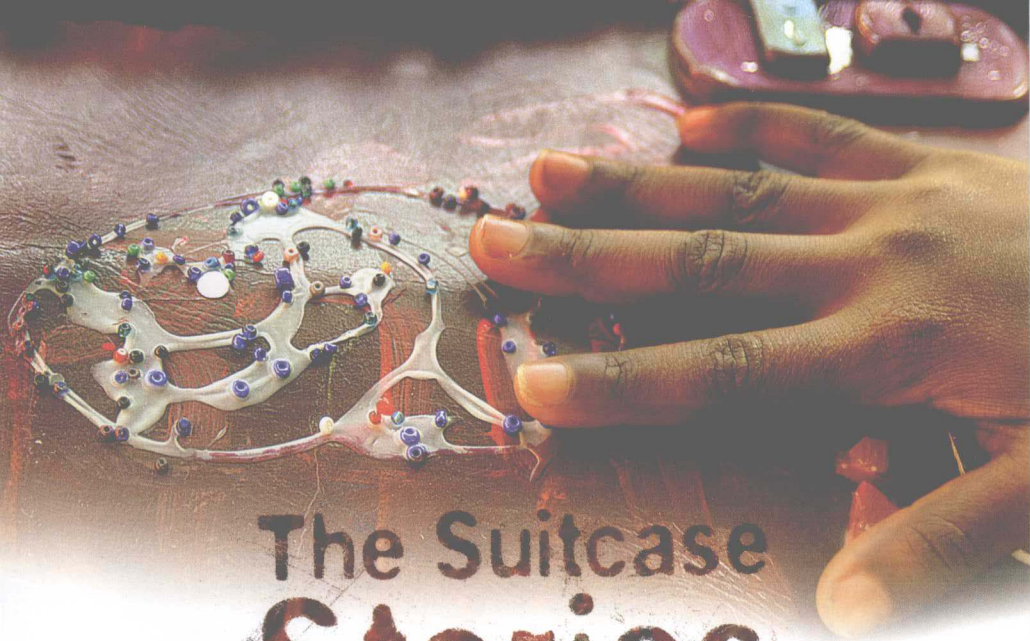
ISBN 978-7-108-03411-3

I. ①旅… II. ①克…②林…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世界—现代
IV. ①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13480号

责任编辑 王振峰
装帧设计 鲁明静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2009-541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6月北京第1版 201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9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6
字 数	80千字 图片 190幅	
印 数	00,001-10,000册	
定 价	35.00元	



The Suitcase Stories

旅行箱的故事

黑色大地上，十四个孩子，他们的旅行箱和他们的故事

著 / 格莉妮丝·克蕾契蒂 (Glynis Clacherty)

黛安娜·薇芙琳 (Diane Welfering)

和旅行箱故事的诉说者

译 / 林丽冠





The Suitcase
Stories

旅行箱计划

本书属于“旅行箱计划”(Suitcase Project)的一部分,该计划是通过艺术治疗计划所提供的社会心理支援。2001年,克蕾契蒂(Glynis Clacherty)在南非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创始这项计划。

2003年,贝恩斯(Annurita Bains)和克蕾契蒂共同协助这个团体。

2002年,薇芙琳(Diane Welvering)以艺术教师身份参与计划,并与克蕾契蒂共同开发本书中将呈现的成果。葛梦歌(Jessie Kgomongoe)和本团体已经一起工作两年。

这个团体在希尔伯(Hillbrow)巴纳托公园高中(Barnato Park High School)开会,该校从2003年开始提供设施给我们。2003年和2004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通过耶稣会难民服务机构(JRS),提供了这项计划的部分经费。



我要去纳米比亚找我爸爸。
我要你保管我的旅行箱，如果我没有回来，把它交给我在埃塞俄比亚的妹妹。

我要随身携带这个旅行箱。我要去澳洲，而且我要带着这个旅行箱进行访谈，因为它说出我的故事。



2006 年开始，这项计划在难民部中心（Refugee Ministries Centre）的赞助下运作。该中心是一项难民方案，英国国教、卫理公会和马丁路德教派在约翰内斯堡贫民区进行这项方案。每年难民部咨询中心会推荐孩童进入本团体。在过渡期间，经费由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供，但是更多的经费仍待筹募。如果想进一步了解这项计划，请洽 glynis@clacherty.co.za。

本书的写作方式

“旅行箱计划”的治疗工作主要由孩子们叙述自身的遭遇，约莫花了三年完成。这项活动纯属自发性质，孩子们可以选择要透露多少、是否想被录音，以及是否真的想说。我誊写用录音机录下的故事，只针对顺序和可读性加以编辑。我试着真实呈现孩子们的叙述，并保持口语的形式。写成之后，孩子们会仔细阅读自己的故事，我们协议哪些部分可以发表、哪些部分他们不想被纳入书中，以及哪些部分需要变更以保持机密。没有一个孩子希望在生活中被贴上难民的标签，所以他们选择匿名。他们选择用来取代本名的假名，对他们都有意义；那些是他们失去的父母或家乡特殊朋友的名字。

整理这些故事时，其中的哀伤、失落和孩子们经历的流离颠沛让我感到震撼，他们的恢复力、安排计划的能力，以及苦中作乐、从自身遭遇中找出趣味的能力让我感动不已。这些故事教育我，这些孩子不只是他们环境的受害者，也是幸存者。

克蕾契蒂

这个旅行箱是美好的记忆。
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小孩，
这样他们就会知道我做了
哪些事、带着这个旅行箱
到过哪些地方，还有过着
怎样的生活。



孩子们来自何处



目 录

旅行箱计划

本书的写作方式

孩子们来自何处

10 请帮我做一本诉说我故事的书

15 在南非的难民

27 艾姬的旅行箱和帕斯可的旅行箱

45 刚果民主共和国难民

46 保罗的旅行箱

60 卢旺达难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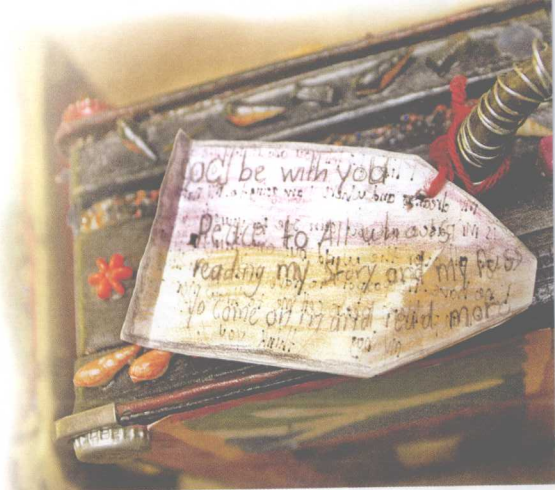
61 珍妮的旅行箱

80 布隆迪难民

我记得我离开我的国家时，很多人在巴士上等待，那里有一堆旅行箱。我的旅行箱让我想起那时候我们都被推上巴士，还有我们很害怕，而且我们都因为战争想逃离。



我装饰我的旅行箱，因为我喜欢它！我会一直保存它。



- 81 雅各的旅行箱
- 83 提吉斯图的旅行箱
- 95 埃塞俄比亚难民
- 96 以斯帖、伊莎贝尔和比阿特丽斯的旅行箱
- 109 罗伯托的旅行箱
- 120 阿卡西欧的旅行箱
- 134 安哥拉的背景
- 135 CJ 的旅行箱和约翰的旅行箱
- 145 皮埃尔的旅行箱
- 154 告诉塞娜许，我等着把故事放进书里
- 156 附：关于旅行箱计划

请帮我做一本 诉说我故事的书

这则故事从一个叫做塞娜许（Zenash）的埃塞俄比亚小女孩说起，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十四岁。她有一头黑色长发，太妃糖般的棕色皮肤。2001年3月，周六早上，在满满一屋子等待我的孩子中，她充满火气的精力使她显得很突出。

受托收集用于制作教育电视系列的仇外心理故事，于是我打电话到约翰内斯堡耶稣会难民服务机构的办公室，询问是否可以和一些难民儿童设立一个研习营，记录他们在南非的生活经历。在约翰内斯堡贫民区耶稣会难民服务机构办公室等待我的孩童，都是“落单或没人陪伴的孩子”——未满十八岁、在离开祖国或前往南非的路上变成孤儿或是与父母分开的孩子。

塞娜许是其中一个。当孩子们用图像描绘他们在约翰内斯堡的生活，以及到达此地经历的旅程时，塞娜许对我述说她的故事。



我以前在厄立特里亚上学，那是一所寄宿学校。我的父母住在埃塞俄比亚。我们有一栋很棒的房子。我们去过埃及，我很小的时候还去过意大利。

每次假日的时候，我都会回家看父母。那时我十二岁。有一天我发现他们不在家。我问一个朋友，我的父母到哪里去了。她说她不知道——我得回学校。后来我回到学校。老师说我不能再待在那里上学。我跑到肯尼亚边境。我请人从那里打电话给我的朋友旺雅(Wanya)。我告诉她，我不知道我的父母在哪里。她叫我回学校。我在边境看到一个女孩，我在学校认识她的。她邀请我跟她一起去内罗毕(Nairobi)。

我们在内罗毕待了一星期。后来我们去坦桑尼亚，接着又去达累斯萨拉姆(Dar-es-Salaam)。之后到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很糟糕。在监狱里，他们给我们吃很差的食物。我一直哭，因为一切变得不同又陌生。我的朋友，她在监狱染上疟疾。我觉得很不舒服。后来



又去莫桑比克。莫桑比克的人很不好——很可怕。后来，我们在斯威士兰待了两天。

在南非边境，警察捉到我们。我一直跑——警察对空射了两枪。我继续跑。一个男孩付一些钱给警察——我不知道多少钱。

后来我跑到约翰内斯堡。我住在一间公寓房间。在那个地方，我跟两个来自我的国家的女孩一起住。其中一个女孩，她把我丢在那里。她有事跑去开普敦（Cape Town），之后没有再回来，然后她打电话给另一个女孩，还跟她说她不会再回来了。我一直哭，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有个男人说我必须付一些钱当房租。但是我不知道要付多少钱。我在街上，我在哭，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哭？”我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必须到邦提市（Pontecity），那个地方有个妈妈带我到那里——“耶稣会难民服务机构”，那里有很多其他国家来的人。就在那里，我遇到米丽娅姆。从

1999 年开始，我就和米丽娅姆一家人住。

如果我可以许一个愿，我希望读完书，然后回我的国家去找我的父母、我的家人。我的家人不知道我在哪里，或者可能他们以为我已经死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也许他们以为我死了。

那天下午我离开时，塞娜许跑来找我说：“请帮我做一本关于我的故事的书。人们需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是自愿来这里的。他们需要知道。”

我整个星期都在想塞娜许和她的故事。我自己的女儿也是十四岁，也有一头黑色长发。我整个星期都在想，如果女儿有一天回家发现我们都被带走了，她会怎么做。她能够像塞娜许那样四处漂泊吗？这些特别的事件会对她造成什么冲击？我这个做母亲的如果不知道她的下落，会有什么感受？如果她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她会有什么感受？



到了周末，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再次和团体会面，协助塞娜许说出她的故事，就像她要求的一样。

起先我们非正式地碰面，部分原因是我不太知道和这个团体还有哪些事。我带他们去动物园湖（Zoo Lake）野餐；我们一起去游泳。通过这种非正式接触，我开始认识团体里的其他小孩。

团体里有来自安哥拉的阿卡西欧（Acacio），他是个又高又瘦的男孩，因为长得很快，已经快穿不下旧衣服，个性非常忧郁、内向；有来自卢旺达可爱的保罗（Paul），他几乎不会说英语，但经常咧嘴露出温和的笑容；有来自刚果的帕斯科（Pasco），他看起来像街头混混，但是会温柔地和年龄比较小的小孩玩；琼（Jean）、布莱恩（Brian）和温妮（Winnie）也来自刚果，他们带着想得到每个人注意的小妹妹安。

另外还有珍妮（Jenny）和她八个月大的小宝宝，以及她的妹妹弗朗索瓦丝。弗朗索瓦丝经常残酷地取笑团体里的其他小孩。有三个年龄介于三岁到六岁的小小孩，他们跟九岁的姐姐单独住在贝兹山谷（Bez Valley）某间民房后面的一个车库里。还有分别是八岁、九岁和十岁的三姐妹以斯帖（Esther）、伊莎贝尔（Isabelle）和比阿特丽斯（Beatrice），她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来自布隆迪的约翰（John）、CJ 和艾达（Ada）与他们的妈妈同住，他们的妈妈也是另外几个小孩的非正式养母。大部分的人住在耶稣会难民服务机构在贝利亚（Berea）的两间破败公寓里。

所有孩子都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也都经历离乡背井和失去朋友至亲的痛苦。许多人还经历了惊恐——有些人目睹父母遇害；有些人在晚上跨越边界，就此离开父母，不知道父母的下落。虽然所有孩子都说，他们认为他们的父母还活着。

在南非的难民

数百年来，南非一直是移民国家，当地的矿业和农业也仰赖整个非洲南部的移民劳工。南非长期迫害黑人百姓，迫使许多人流亡海外。种族隔离政策的终结让南非成为非洲战乱国家大量难民和寻求政治庇护者的天堂。



目前南非有近十五万名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这个数字低于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及非洲其他地方的难民人数，但许多人怀疑南非真实的难民人数远高于这个数字。来自刚果的难民最多，约三万人；也有众多来自索马里、安哥拉、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难民团体，津巴布维难民同样为数渐众。

南非政府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及其他机构合作，协助遣返安哥拉和卢旺达难民。许多难民不愿离开，可能因此加入南非数以万计非法移民的行列。

和非洲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南非没有设立难民营，难民几乎得不到直接的援助。相反地，南非采取以权利为基础的做法。尽管它提供难民正式工作、允许他们在国内自由迁徙以及取得教育和医疗等社会服务的权利，实际上难民要动用这些权利时却问题很多。许多想寻求庇护的人如果不行贿，无法接触政府机构。其他人要取得正式的难民身份往往得等待数年，而且最后还是很难取得身份证件及获得援助。警方、政府、服务提供者 and 南非人民的敌意，让难民难以度日。有些难民甚至被过度热心、贪污腐败的移民管制体系驱逐出境。现在南非政府已着手改革这个体系，但仍缓不济急。